



两个人的美好乡村

(上接第14版)这项调查始于2011年6月,以左靖的研究生为主体的志愿者团队深入黟县农村,寻访传统手艺人。他们试图用文字、照片、纪录片的形式记录下那些或被淡忘、或者正在消逝的痕迹,还原不同于城市喧闹生活的“乡土回忆”。左靖和欧宁还希望借这个项目促成艺术家和传统手工艺的合作,实现激活和再生的设计,除了传承,更能把工作成果转化为当地的生产力,为农村带来新的复兴机会。出书的计划被安排在了6月,左靖要从塞满的日程中抽出时间给学生做指导和修改。虽然此前部分调研成果已经通过他在汉室设计管理机构支持下创办的《碧山》杂志上发表了,他还是认为早点把书邮寄给艺术家、设计师很有必要。“那天到碧山,一个农民朋友跟我说,村里都没什么变化,我很寒心。”左靖说着沉默了,“我要赶紧把这本书完成,不能再等了。”

很多设想尚待落实

在碧山做乡村建设两年,初到时乡居生活带来的那种闲适放松的感觉已经更多地被零碎的乡村事务所取代。辞去了北京798艺术总监的工作做乡村建设的左靖,这才意识到自己其实是选择了一条更为艰辛的道路。

为了复兴徽州文化,发展农村教育,左靖和欧宁做了很多设想和尝试,包括在村口竖起新安旅行团的创建者、碧山人汪达之的塑像;创办碧山书局;邀请诗人来给留守的孩子讲授诗歌课;开展城里孩子到黟县来体验生活的游学营;在当地教材中加入乡土篇章,让孩子从小接触和了解徽州的历史文化;尝试恢复“城乡互哺”的传统,联系旅外的徽州人,建立一个名册,以简报等形式告知他们家乡的变化,吸引他们来反哺家乡;左靖还想为碧山设计个商标,再开个淘宝店,把当地的有机食品和手工艺品重新包装之后销出去等等。

计划中的碧山书局会专门出一些和农村相关的书,兼具图书馆、书店、出版、讲学四项功能,镇里已经给出了一个祠堂的50年免费租赁承诺,南京先锋书店的人也答应了欧宁合作办书局的请求,但是祠堂已经修整好一些日子了,碧山书局却迟迟不见踪影。

乡土教材的计划虽然得到了教育主管部门的批准,却在家长和老师这里讨了骂,家长认为是给学生增加负担,老师则认为给自己增加了工作量。计划是否能够落地仍未可知。此外,游学营项目双方还在接洽,旅外徽州人的名册尚未建立,恢复反哺家乡传统的梦想更是遥遥无期。

可喜的是,通过他们两年的努力,当地人对“碧山丰年庆”的期待已经延伸开来。村民如今几乎都知道左靖和欧宁,称他们为“老师”或者“先生”。要去找欧宁的房子,还会有村民热情地给你带路。很多人终于能理解这两个城里人虽然不是来投资的大老板,却也能给当地带来不错的变化,甚至对这俩不带个人目的来做事的读书人产生了佩服和尊重,即使多数人对他们的了解还仅限于“丰年庆”期间密集呈现的各种演出、展览、手工艺品的交易市集和露天电影。

黟县百工摘录

碧山地区的很多传统手工艺都面临失传或后继无人的困境,复兴当地百工是“碧山计划”的一部分。

用:打斗笠、独轮车、做火桶、箍盆、床屏

斗笠是过去皖南人家中必备的生活用具,尤其在南屏村,几乎家家都会打斗笠。为了适应山区地形的窄仄,独轮车成了过去山区的日常运输工具。南方山区气候潮湿寒冷,冬天烤火用的火桶应运而生。旧时黟县姑娘出嫁,要有“两桶三盆”做陪嫁,纯手工箍的盆就成了生活的必备用品。

饾:打糖果、夹心豆干、渔亭糕、糯米饼、酿大米酒

饮食是徽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素有“七省通衢”之称的渔亭镇,是徽州特色传统食品渔亭糕的产地,每到腊月时节,当地几乎家家都有制作渔亭糕的习俗。利源村过去每到冬天,还流行自家“打糖果”。关麓的夹心豆干,虽是家常食品,但亦远近闻名。

艺:黟县小调、雉山凤舞、舞龙舞狮

黟县小调是流传于黟县的民歌,多为丈夫常年在外或入仕的女子表达心中情感的歌哭词,也叫黟县女人歌。现在除了上世纪的老年妇女依然能唱上几句,这种民歌已经开始被人们遗忘。雉山凤舞过去是卢村的重要曲艺表演,每年元宵节,由大户人家出钱制作一只纸扎凤凰和一只狮子,男舞狮,女舞凤,一人吹箫配乐,村民观看表演,其乐融融。如今,村民已经很多年没有再表演。



2011年“碧山丰年庆”表演《出地方》,这种当地传统祭祀活动,上次表演已经是60年前了

走进碧山

走进碧山村,白墙黑瓦的古民居、错落有致的马头墙、曲折幽深的街巷、鹤立村头的宝塔,镶嵌在一片盛开的油菜花之中。下午时分,几位老人围坐在一个小院子晒着太阳,用我所不懂的语言谈论着他们今日的见闻;安静又干净的街巷偶尔几个行人慢悠悠地穿过,神色中丝毫找不到城里人的匆忙和慌张。随便在路边坐下,触目的景物皆可入画。

但是,从远处望过来,已经建起了不少两三层楼高的水泥房,显得有些残破的徽派建筑嵌在其中,反倒像是点缀。

手绘地图

在村民的指引下,我找到了碧山小学退休老师姚立兰。姚老师今年70岁了,他是碧山徽文化工作室的负责人,村里农家书屋的义务管理员,还是风琴队的成员。西装、领带、皮鞋是他每天的固定装扮。

姚老师有两件宝贝,一个是他手绘的村庄地图,上面用不同记号标注着民国、明清等各个时代的房子,另一个则是一本用白纸小心装订成的《古黟碧山记事》,里面记录着他通过寻访老人和资料考证收集到的关于碧山的历史记忆。欧宁和左靖最初对于碧山历史文化的了解都来源于他。

和很多追求物质回报的村民不同,对于左靖和欧宁的“碧山计划”,姚立兰一开始就很支持。“他们给村子带来了活力,以前老外基本看不到的,现在却有很多。他们做的一切都是对村子有好处的。”特别是对前来买房修整的外地人,姚立兰充满感激:“房子坏了我们修不起,没有外地人来买,房子就倒了。”

广场舞

这两年姚老师又多了一个新宝贝,一个装了100首歌曲的U盘,这是每天晚上村里大礼堂跳广场舞用的伴奏音乐,他是组织者之一。“歌曲每年都换,这是今年的歌单。”姚立兰指着墙上一张手抄的白纸告诉我。去年8月他尝试请了邻村一个68岁的女教师,不收教学费,但我们每天要出她来回打车的费用60元,“请不起。”姚立兰说,“两个月不到我们就放弃了。现在都是40来岁的年轻人在电脑里先自己学会,再到大礼堂教其他人。”

虽然自己不参与跳舞,姚立兰却很喜欢他的这项新工作,谈话间不忘给记者推荐,“晚上你也来看我们跳舞吧。”来探究碧山文化的我自然不会拒绝。

晚上七点不到,我在村民的带领下来到了跳广场舞的大礼堂。姚立兰已经早早地准备好了设备,礼堂内十几个提前到的村妇自觉地排成几个纵列,站得近的几个人一边聊着天,一边等着开场音乐。七点一到,

音乐正式开始,没有老师,没有领舞,但是每个人都踩着节拍跳着同样的舞步,甚至没有人中途忘记动作。全民起舞的浓烈气氛让我也难掩兴奋,不自觉地加入。

每天七点到九点来大礼堂跳两个小时的广场舞,出一身热汗,再和白天见不到的姐妹们共诉衷肠,似乎已经成了碧山村很多人的习惯。姚立兰说每天都会来七八十个人,有时候还能见到外国人。

这件事虽然不是左靖和欧宁张罗的,却和他们重建乡村公共生活的想法不谋而合。

活跃分子

不光有跳舞的,还有围观的,零星地分布在礼堂门口和两侧的长椅上,其中不乏几个坚持每天来的忠实“粉丝”,广场舞对他们来说就像每天一场的大型表演,怎么舍得错过。

在大礼堂我偶遇了当地另一个活跃分子,左靖口中的那个农民朋友汪寿昌。汪寿昌也有一张地图,记录了当地宗祠分布的地图,他收集了碧山老望族汪氏的族谱,汪达之的像也是他提议立的。汪寿昌比姚立兰小三岁,也是左靖和欧宁的老朋友了,从第一届碧山丰年庆,他就积极地参与,光支持还不够,他总能提出些“靠谱”的建议。

碧山在他看来是最适合开展乡村建设的地方,“碧山就是一张白纸,旅游还没发展起来,民风淳朴,家家户户都可以进门参观。这在周围的村子都做不到。这里交通便利、公交四通八达。碧山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事业发展得挺好,而且这里的老人都有建设碧山的强烈愿望。”汪寿昌随口就为他的论断列出了四点理由。

“乡建不是慈善,而是激发农民内在的力量,它不是对田园的浪漫想象,而是迎向现实的深入行动。”对欧宁的采访结束,我脑海中一直回响着这句话。

让知识分子返乡建设农村,让农村恢复造血功能的计划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但是左靖和欧宁已经做好了长期打算,也在为创造农村就业机会,提高农民收益制定着更细化和更具可操作性的“行动指南”。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欧宁提供

